

顏李學政

一函

正六册

丁亥。聞張采舒卒。悼之。采舒名輦。湖州人。以友人有難。匿之。被罪流長安。豪爽尙義。聞天下。

己丑。視采舒孤子周之。

時先生至富平入西安

庚寅。返長安。餽采舒孤子以金。

鄭若洲

張瞻抑

鄭見百

丙戌。棗強來拜。問學。

丁亥。棗強車來迎往。爲若洲言主靜之非。觀其昆弟習射。若洲言安溪相公見先生易注半許否。其門下士忌之。先生悚然。念守顏先生之道。宰相招以宋儒而不變。且其徒有舍之而來。

從者。幾以賤抗貴矣。能無懼乎。

戊子。鄭若洲中舉人。來謝教。刊先生古文數首。若洲曰。講聖諭。非古法。無益徒勞民。先生曰。然。古教民以事。不以言。惟讀法。近講諭。而亦不同。讀法示以當然。使民由也。講諭曉以所以然。使民知也。非孔子之教也。宋儒之習也。

癸巳。與若洲書曰。客冬聚訂周易。得聖人作易本旨。專爲人事。已爲序。顏其上。回思足下高明。頗嗜奇。乃論易。惟主庸常。稍涉纖巧高遠者。卽芟除。固天分之卓。想四聖人之道。原不可誣也。自此太極圖諸說。吾知足下洗而正之。不難矣。鄭見百請至。

棗強同馮修五張瞻抑單侯摺集素景園詩云連廈堪遮日深
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臨酒亦紅
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

楊 勤 慎 修

丁亥王崑繩偕楊慎修來拜問學慎修延先生如保定府先生
規以修辭練事

己丑慎修選富平持其父帖及張西陸字請先生同往任辭之
慎修又求西陸書來懇許之薦文升張鵬舉同往待柳生以
和慎修請理錢穀者也五月二十七日抵富平慎修迎入署

請教。曰。富平亂國。治宜嚴。然嚴不傷寬。乃得也。慎修以錢穀交盤不清。求理。辭以越俎。慎修力求。不得已。應之。規慎修勿欲速。作聰明。慎修禁鬪爭。嚴輕生。斷賭博。勤聽訟。減催科。除強恤弱。不虧市價。數月。闔縣風俗一變。士民兼坊獻衣。慎修來拜謝曰。先生功也。先生曰。君自勤惠。我何力焉。慎修待先生以師禮。對同僚士民言。皆稱師。先生辭。且以人忌。屢辭出遊。慎修堅留。語慎修曰。勿喜而喜。勿怒而怒。勿有事而有事。語慎修選鄉保。練民兵。旌孝弟。重學校。開水利。諸政。慎修謂先生曰。四方賢雋相會。當周者。卽周之。勤財。卽先生財也。乃于崑來。

子不西朋。聖居。諸友皆有餽遺。而慎修有過與者。先生復力節之。語慎修曰。倖進無功。欲速多躓。矜長易於見短。好諛必受人愚。語慎修曰。用財爲善皆有度。用財無度。則費不可支。爲善無度。則壅不能行。語慎修以飛票催糧法。作富平贈言曰。自與吾友西來富平。交情日厚。敬愛日深。爲不廢芻蕘。非僅禮貌之末也。今吾友仁心仁政。旁羅洋溢。爲吾黨光。鄙人以省親將行。慘然頓如遠別。因書警語以代面談。一戒高興。杜工部云。入門高興發。謂山林之致也。至於處世事。則斷斷勿用之。責人勿高興。已怒也。再爲存想。將行刑也。再爲擬議。勿任性氣。致

一發而難收。用財勿高興。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。不問其出入。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。皆英雄之宏圖也。若漫然用財。不擇當否。雖費無功。施仁政勿高興。如農桑水利武備諸政。吾友念念不忘。誠民之父母也。然須酌量時可以爲。力可以爲。乃出號令。不然言之不能行之。則無以取信於民。卽行而鹵莽滅裂。不克有成。或興利而反以貽害。則又不可。愛人勿高興。其人可愛也。徐而察之。平心觀之。漸漸任用以盡其才。不得一時投相輒驚喜。非常過分相。加苟非眞才。反以壞之。或用情難繼。後反致怨。一戒驕奢。吾友謙恭下士。衣食朴儉。可謂富貴中特立。

者。然吾昨語田公子曰。貴不期驕。富不學侈。言驕奢之易也。車馬服御。賚予支費。須損之又損。寧樸勿華。寧陋勿豪。庫銀不可動。假貸不可行。何者。輕用吾財。卽輕用民之膏脂也。不然。於何出辦一戒。矜張。我輩居官。立志爲聖賢。出政效帝王。皆分內也。無事矜張。少有矜張之意。必來諛誦之口。來諛誦之口。必有假此中我以射利亂政者矣。且我善政異人。卽不矜張。人尙以矜張加之。以致上司不快。同僚忌嫉。非小故也。而更矜好諛乎。且作大事者。量如滄海。度如山岳。小善小勞。沾沾自喜。何以圖大一戒。近小人。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。或陽奉我陰違我。或假相

契合以探我。我愛其熟軟。喜其伶俐。比其夤緣。及後遠之不能。近之立禍。可畏也。卽同輩中無所覬覦於我者。但係小人。卽不樂人爲善。必宜遠之。一戒。小術。至誠之道。可格幽明。此仁術至術也。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。今日殺敵。明日奏愾。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從吏卒民人。一毫術譎。不可用也。此用之彼露之。前用之後必難復之。使人疑我備我。壞事實多。一戒。奇異。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。仁心仁政。至平至易。卽至奇至變。平地成天。皆在其內。若假鬼神好虛元說夢幻。不惟無益。且啓人疑。甚不必也。至於講六任奇門南宮劍客。皆殺身禍世。塗炭生民之人。

也。甚勿以爲正術而近之。一貴閒暇。庸人之閒暇。怠也。英雄之閒暇。靜也。善作事者。常使精神餘於事。不使事餘於精神。苟好勝喜多。以致茫亂。事必有誤。曹公意思安閒。如不欲戰。孔明所以稱殊絕也。一貴有恒。吾友愛民之心。吾敬之。理事之才。吾愛之。再益以沈潛細密。喜怒不形。得失不驚。有始有卒。則生民之幸矣。萬勿始敏而後怠。萬勿始儉而後奢。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。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。張景蔚少文來。謂先生學大而通世務。深相結。謂慎修曰。君一刻不可離李先生。然當求其大。勿責以小。明歲延至。可爲闢館別居。朝夕議政。而刑名錢穀。別致

人。則先生可安。又謂先生曰。慎修言先生行。則泣。何忍決去。成慎修之政。卽自爲政也。但先生宜總大務。今憐慎修無人。旣刑名。又錢穀。旣謀外事。又商家政。非所以卻嫌怨養精神也。先生深感其言。王帶存過富平。投詩云。老我從遊晚。憑誰辨業真。十年求大道。千里見斯人。坐對秦山峻。行歌渭水春。恍然虞夏在。風景一時新。龍門看咫尺。懷刺轉徬徨。不入先生室。誰裁小子狂。遠山青冥冥。野日白荒荒。緩步憑羸馬。下躑躅夕陽。紳士書吏。投字慎修。留先生勿行。先生不允。十二月朔。先生行。慎修厚贐泣。拜出送。兩衙六房三班衙役。薦紳士民。盒酒拜餞。

邏迤十餘里。至臨潼之康橋。慎修欲同宿。力辭令回。慎修令馬夫備三騎。送先生抵里。欷歔跪地不起。曰。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。願先生勿虛上下之望。先生諾之。知慎修有悍僕。譖於楊太翁。乃令馬夫返。辭不往。

庚寅二月。慎修差役持血書來請。云。三月初旬不到。卽以死殉。言甚悽惻。先生不得已。復往。三月初七。至富平康橋。紳士來迎。至寶村宿。役民以班來叩。慎修率紳士隸民跪謝罪。求教。請入署。語慎修曰。小人女子。恩不能結。威不能斷。惡作勁敵。撫作驕子。是君孤立也。富平有謀逆經年未發者。慎修密訪得實。

率兵役往擒之。依律擬罪。免其株連。尙孚諸子及張二允。周

領旂。蘇克憲。設公筵。請先生論學。滿城旗人十餘。來問學。

少文爲慎修延錢穀幕賓。王暉文。路病。至富平卒。先生出弔之。檢其遺書。擬師事先生。以共成慎修之政者也。先生嘆曰。天不欲慎修有終。而使我不久於富也。可違天乎。慎修延達紫旭。至。先生語以聖學。紫旭躍然曰。吾向疑天下如婦人女子。今知學術之失也。看平書訂曰。太平在是矣。瑞生曰。麟觀先生處事。未事不粗忽。臨事不忙迫。過事不遺忘。一日而數變。久遠如初勤。大略克舉。細瑣不厭。教我矣。慎修商徵收。先生爲立法。

與甲長一甲單。催戶頭。戶頭一戶單。催花戶。皆開列糧數。使花戶盡知。不到。乃發木皂不到。乃差拘枷號。完銀始釋。蓋去坐差。比花戶。催科善策也。又曰。精明嚴慄。則法行。不然。不如仍舊。閏七月。以祝太夫人壽。辭慎修旋里。時太夫人年七十矣。慎修泣曰。歸祝。勤何敢留。但明春奉迎。求無拒。恐爲所牽。姑應之。慎修以事復求先生入省。以將別。許之。慎修遙拜太夫人壽。供金環彩緞。並餽贐。受之。八月十六日起行。慎修命隸黃天順。民宋顯秦。送先生至里。前任劉令。三原顧令。俱來送。兩衙餞送。蘭王諸紳衿。餞送。書吏鄉耆。餞送。三班叩送。慎修與顧令有

公審事。辭令回。慎修泣拜。囑以復來。先生亦悽然。囑曰。君凡事小心。勿信宵役。勿虐家人。勿瀆上司。勿易事求奇。勿難事沈閣。紫旭長舉。送至康橋。辭回。慎修遣馬劓。王永長。一路備中伙。送先生渡黃河。凡慎修送役回者。皆犒以儀。渡河。令永長回。又字達慎修曰。勿致虧空。勿敗素望。路遇馬良。持三弟及辰字。言楊太翁聽讒。有言。先生正謀不復。而難以爲辭也。乃遣黃天順返。決辭不往。遣宋顯秦回。顯秦知先生必不往也。叩出。哭泣而行。先生歎曰。吾觀人情。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其如命焉。何哉。

蔡麟瑞生 張中潛士 藺行上王孫裔子 丕魯登闕聖居 陳光

陞尚孚何百祿

己丑。把總蔡麟稱後學來拜。問心體。答以儒釋之分。時先生在西安

以射示瑞生。問如何爲大將。曰。心無刻不流注。三軍敵人者。可

爲大將矣。瑞生走役來接入省。西安遇周崑來。胡元馭。瑞生

問賞罰恩威之道。曰。先嚴後寬。則人感。先寬後嚴。則人怨。平時

之罰以公。臨戰則小過恕而大過誅。勿使怨而滋敵。瑞生贈

先生袖鞭。並傳用法。張曉夫來晤。藺副將佳進來拜。問學。

張潛士稱後學。問聲律。答之。陸師旦。戴大源來拜。因同訪

王孫裔。遇柯岐山。陳光陞稱後學來拜。曰。自去歲得習齋年

譜大學辨業於彭亨立。卽知李二曲之學近禪。以顏先生爲是。今聞教。愈有依歸矣。潛士出所論治道。求正。大端不背平書。獎之。魯登闕稱後學來拜。彈琴。先生曰。此隋唐道家操也。以琴古法告之。中軍何百祿萬鍾來拜。傳聖居律呂。聖居被之人聲絲竹。且能製器。喜曰。吾樂得子而實矣。思尙孚學易。長舉。黎宋淳學禮。聖居學樂。瑞生學兵。潛士學治平。吾道其或興乎。教瑞生以豁達。聖居以治生。潛士以銳進。因求三子規已過。集陳尙孚。陸西朋。張潛士。蔡瑞生。周崑來。胡元馭。魯聖居。張赤城。王子不于寓。彈琴吹簫。歌詩論學。歡燕而罷。赤城帖云。